

11/10

温州市

鹿城文史资料

第十五辑

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

鹿城文史資料

第十五輯

溫州市鹿城區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編

2003年2月 1

政协温州市鹿城区委员会

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

主 任：潘永達

副主任：金文平(兼) 宋乐稣(兼)

委 员：马建峰 史国光

冯 坚 朱 烈

朱阿孙 苏 虹

张乘健 陈光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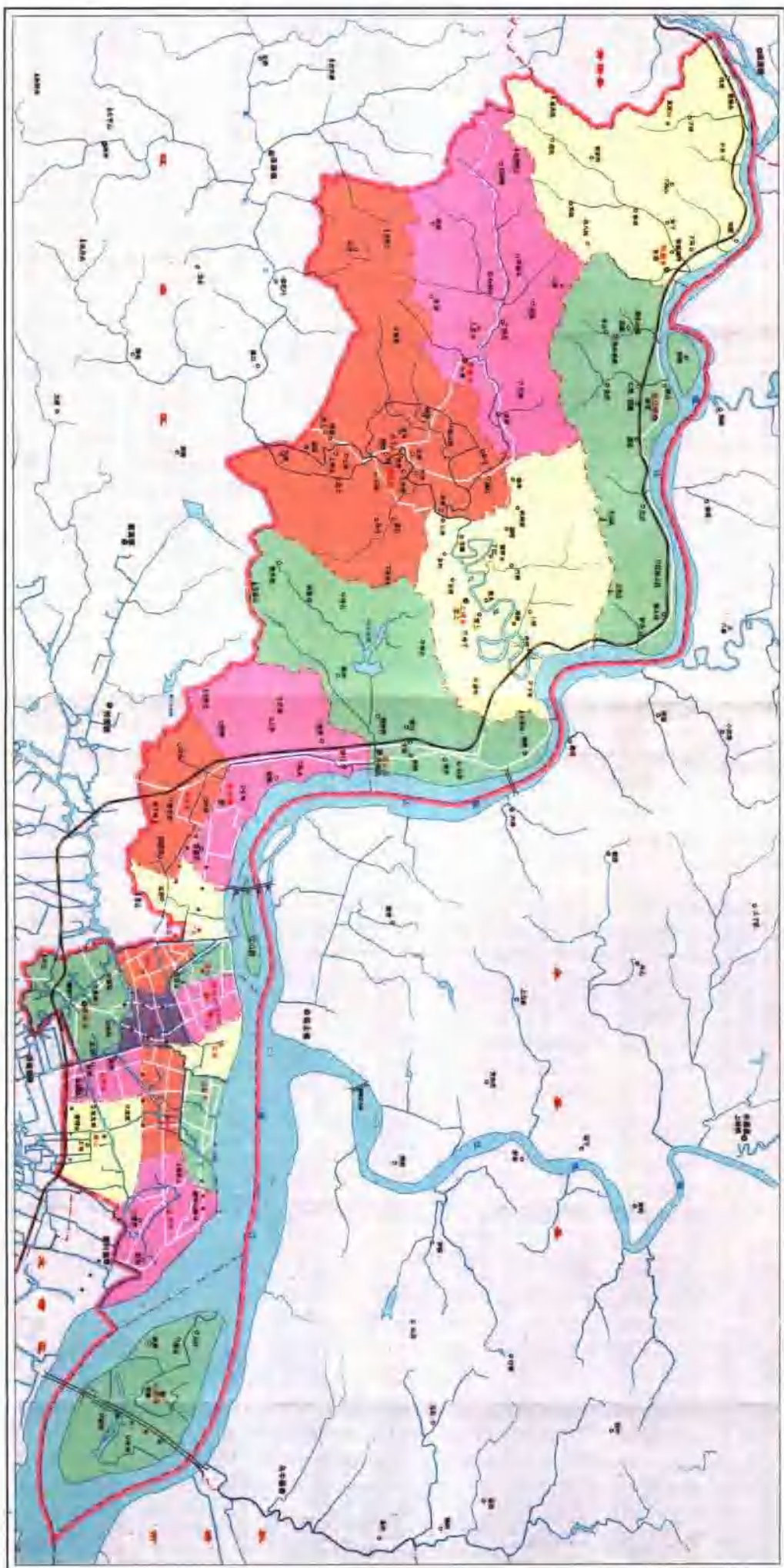
陈钧贤 胡今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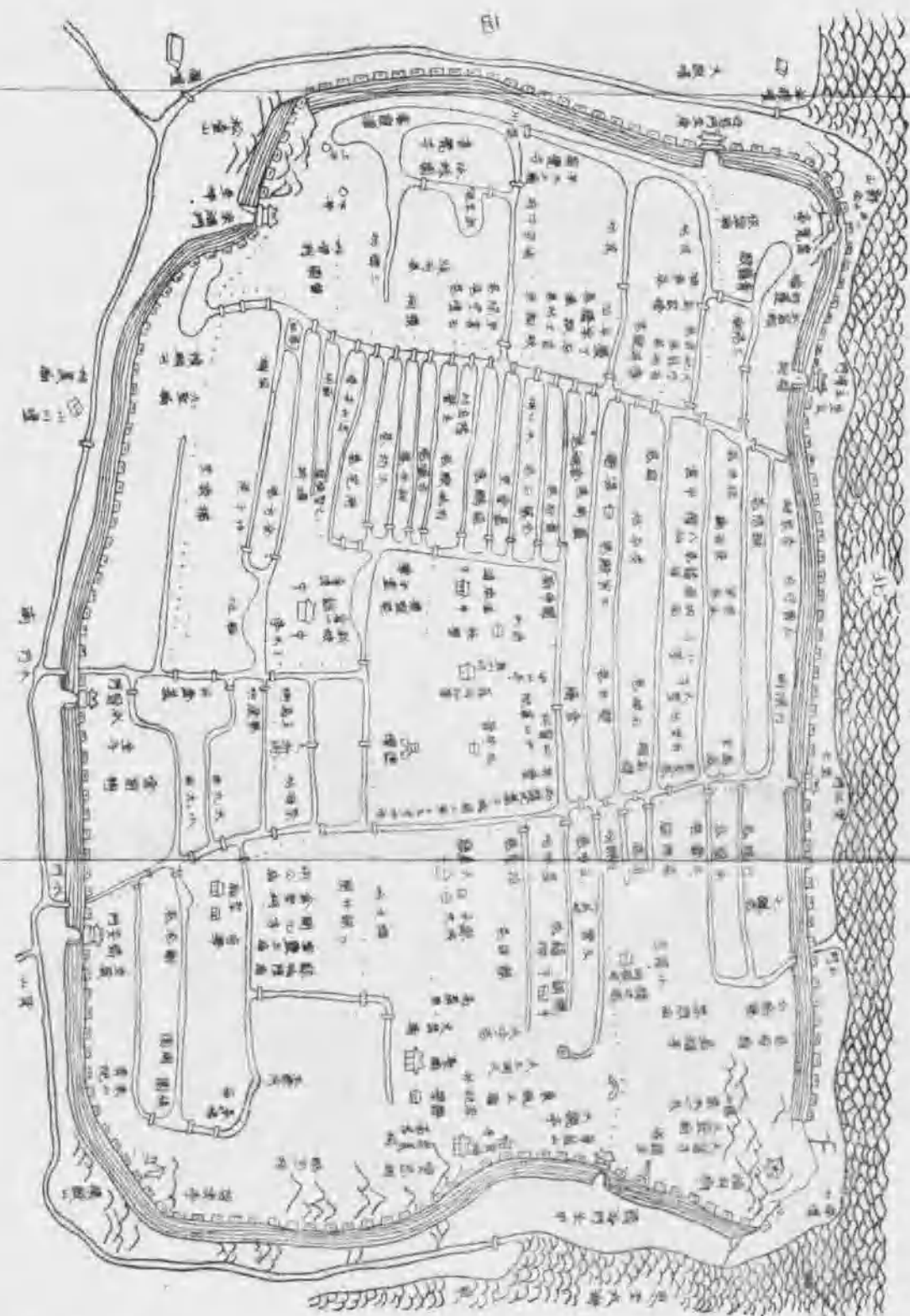
胡珠生 胡雪冈

俞 雄 徐中业

蔡钢铁 潘国存

温州市鹿城区行政区划图





温州古城图

温州古城图
民国二十一年
丁巳年

目 录

- 01 | 永怀亡友夏鼐院士.....汪远涵 (1)
- 02 | 悠悠师生情
——忆夏承焘教授.....冯 坚 (7)
- 03 | 鞠躬尽瘁 师德永存
——忆温籍著名老画家金作镐先生.....黄庆洲 (11)
- 04 | 淡泊平生愿 园蔬勿论钱
——温州知名人士朱镜宙先生生平记略
.....何琼玮 (18)
- 05 | 我国证券界先行者周守良.....徐中业 (27)
- 06 | 先父方介堪忠诚文物管理事业
.....方丹文 方广武 方广强 (29)
- 07 | 百元美金“买”我的手抄本
——记徐贤修博士的一段旧事.....许国栋 (37)
- 08 | 民初温州文坛一雅士
——乡贤郑薰门生平记略.....曾昭文 (40)
- 09 | 赵保禄主教在温二三事.....蔡钢铁 (44)
- 10 | 东瓯一代名师
——游任逵传略.....游任遂 (48)

11	徐嘉炜与郑庐断裂研究·····	俞 雄 (53)
12	金文学家戴家祥先生的身世·····	王炳元 鲍景旦 (58)
13	郁达夫、柳亚子评论 董每戡《永嘉长短句》·····	金 韵 (66)
14	巴西华人“黄豆大王”林训明·····	潘善庚 (70)
15	侨领风范 光照千秋 ——记已故旅法爱国侨领董云飞先生·····	晓 风 (79)
16	坎坷创业终有成 一片赤诚报国恩 ——记热心教育事业的温籍巴西华人潘方崇 ·····	金 麟 (89)
17	“东瀛血案”八十年祭·····	编 者 (99)
18	华盖崇碑重建始末·····	黄胜仁 (100)
19	一组有关“东瀛血案”的照片与说明·····	苏 虹 (112)
20	附录一: 1926年始建之崇碑碑文·····	(127)
21	附录二: 1993年重建之崇碑碑文·····	(128)
22	温州古城门墙拆毁始末·····	陈钧贤 (130)
23	温州最早的菜场及其发生的一次风潮·····	潘猛补 (140)
24	1927年一次反日示威大游行·····	金 韵 (144)
25	记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·····	周申生 (146)
26	皖南事变与上饶集中营亲历记·····	林鹤翔 (157)

27	温州附小的抗日救亡运动·····王建南	(174)
28	旧温属女子师范讲习所二三事·····陈钧贤	(177)
29	1946年“捣报馆”亲历记·····朱柏青	(180)
30	温州历史上的医药广告·····李 珍	(184)
31	温州的药王庙·····李 珍	(187)
32	解放前鹿城区通讯社概况·····陈精翔	(190)
33	旧温州轶事三则·····晓 风	(195)
34	《杜园日记》所载鹿城史事·····胡珠生	(198)
35	民国时期永嘉县县官一览表·····卢礼阳	(206)
36	漫话鹿城三座千年名刹·····沈克成	(210)
37	浙南游击纵队入城记·····林 白	(216)
38	解放初期的“永嘉青工队”·····刘安民 朱柏青	(223)
39	温州青年大陈岛垦荒追记·····王宗楫	(228)
40	五十年代鹿城剧坛旧事·····沈 沉	(248)
41	汉奸王永山难逃法网·····凌 舒	(258)
42	五十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队·····纪益善	(264)
43	《温州日报》报名与字体的演变·····苏 虹	(269)
44	温州博物馆的历史与发展·····方嘉松	(276)
45	温州报纸报道“包产到户”始末·····戚俊伟	(282)
46	温中“校庆事件”真相·····王兆庸	(291)
47	一件有关“地市合并”的建议信·····周中生	(296)
48	一场新闻官司案始末·····陈精翔	(301)
49	改革开放后温州第一所民办学校 ——中华文书秘书成人职业学校·····周兆凯	(304)

50	温州艺苑一朵璀璨的小花 ——温七中文艺宣传队小史·····陈钧贤 (311)
51	语海之珍——温州俚语·····吴孟前 (316)
52	戴家祥先生年谱·····王炳元 (325)
53	后记·····编 者 (337)
54	征稿启事·····学习文史委员会 (339)

永怀亡友夏鼐院士

汪远涵



夏鼐先生遗像(1910~1985)

在温中附小及初中读书时，我和夏鼐是老同学。他生于1910年，比我大两岁，也比我高一级，我和他彼此虽认识却无交往。他在中、小学时期，已是同学中的知名人物，他是跳了半年考入初中的，我仿佛记得他还考得了第一名。这是我的小学史地老师潘惠泉先生在班上告知我们的，并鼓励我们要向夏鼐好好学习。

我和夏鼐少年时期虽非知交，但他是记得我的名字的。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就读时，我也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学习。有几次，我在清华大学名教授潘光旦先生主编的《华年》杂志上投稿，记得有一篇文章中，我把世界古代史上一个皇帝的名字记错了，潘教授不曾发现。文章登出后，夏鼐一眼就看出来，他知道我和徐贤修交情不薄，就冒用贤修的名字去函代为更正。此事不但使我感激，而且使我佩服他君子助人以德和毫无傲人的品德。从此，我们便成了好友。

仓桥夏家原是鹿城区颇有名望的“夏日盛”老字号。夏鼐是夏宅最早崭露头角的学子，深得上辈的钟爱。他结婚很早，

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高中时，便因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和当时双屿山名宅一位李小姐结为伉俪。婚前，他俩除了照片之外，从未见过面；婚后，他俩的恩爱，却非那些自由恋爱结婚的青年人所能及其万一。他20岁结婚，直到75岁辞世，对妻子的爱丝毫不减。以他的地位与事业，要找一位与之相称的爱侣，可说不费吹灰之力，可他却始终以拥有这样一位乡下夫人而自我得意。从这里，可以看到这位大学者的清纯德性。

1934年，夏鼐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续读历史系研究生。那年该校招考留美公费生共十余名，其中文科有欧洲近代史、考古学各一名，夏鼐原准备报考自己熟习的欧洲近代史。可后来怎么会改为报考考古学？据与他同系、同班、同乡的王祥第说，由于当时任历史系助教的杨绍震，获悉夏鼐要报考欧洲近代史，惶恐异常，因为他自知不及夏鼐，就特地去恳求他改为报考考古学。杨绍震十分坦率地说，自己为了报考欧洲近代史，已经准备了一年，如果你也报考这个项目，我势必失去留学机会。所以要求你改报考考古学，你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就不成问题，必然会考取的。

夏鼐对欧洲近代史甚感兴趣，也下过苦功，而考古学他仅学了一年。“君子成人之美”，他终于放弃了原有的打算，接受了这位助教老师的要求，改为报考考古学。后来他俩都如愿被录取，而在所考取的13人中，夏鼐的成绩名列榜首。杨绍震留美学成归来后，到台湾大学任教，夏鼐则成了考古学的权威，为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人物，在考古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并不是偶然的。1935年夏鼐出国之前，为了获得考古的实际知识与锻炼，他特地参加了当时中央研究院领导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。随后，他经几位同学提议，并由自己再三考虑，认

为美国1776年建国，到20世纪30年代不过一百多年，是一个新兴国家，既无考古方面的成就，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。而其原来宗主国英国，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当时便有不少世界上考古权威任教授，所以便决定放弃赴美，而改为赴英国留学。不过，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，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办的，现在改往英国，必须获得学校高层同意并通过一定手续才行。但后来终于如愿，不去美国而改赴伦敦大学学习研究。他在伦敦大学留学两年后，即参加了英国调查团，去埃及从事考古发掘；也曾赴巴勒斯坦进行发掘工作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当开掘北京十三陵附近地下宫殿时，我曾在电影银幕的新闻短片上(当时还没有电视)，看到这位考古所所长亲身在阴暗的地窟，俯着身子孜孜不倦地工作的身影。夏鼐，便是这样一位负有领导责任，又带头投身其中的领导人。

夏鼐于1940年回到烽烟遍地的祖国，先到昆明西南联大稍作逗留，和徐贤修等老友欢聚数日之后，便不顾旅途艰难返回魂牵梦萦的故乡。1941年，他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，旋任副所长，傅斯年是所长。

1956年他曾回到温州，在军分区礼堂作过报告，由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展如主持。不知怎地他来到故乡，竟情不自禁地用乡音讲话。温州方言不是在座的所有听众都能听懂的。当年刚创办的温州师专的学生也在场听讲，第一届师专是面向全国招生的，大多数学生来自省内外各地，他们听不懂温州话，有些人便起身走了，不免影响会场秩序，主持人刘展如曾为此批评了该校领导。夏鼐离家多年，仍用乡音讲话，不正反映了他对故乡感情之深厚！

几天之后，我偕同温师专同事管希雄老师，到仓桥夏宅老屋访问久未见面的老友。那时，这座两进五间大楼房已经住满

许多人家，这位老主人却偏促在楼上一间黑洞洞的小房子里。其实他住宾馆是可以报销的，可是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人，回家探亲既不带秘书随从，也不作任何报销。到了80年代，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(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)，最后一次回乡，仍把自己和老伴安排在九柏园头妹妹家的小房子里。我去看他时，问他为什么不住旅馆，他回答说，住在亲戚家热闹一些。由此足见夏鼐的高风亮节。

夏鼐在世界各地闯荡多年，但对故乡故人是怀有深厚感情的。他在《九山乡梦绕师门》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中，对金嶠轩先生和他的二公子金志庄倾注感情之深，实难以笔墨形容。他每次返温，总要去看看一些古老的建筑或文物，他对三牌坊以及大士门牌坊被拆除，曾提出过强烈的批评。在沧河巷老图书馆，因经历十年浩劫，几乎所有古籍都被封存起来，郭沫若副总理来时，曾要求古书应该和群众见面。当时有部份家眷住在馆内，夏鼐看到一个个煤球炉罗列着，曾当面交代梅冷生馆长，一定要让这些人家搬出去，否则万一发生火灾，非常危险。梅老一向敬重这位学术大师，听后当即照办。他还曾主动为夏氏仓桥老屋的收回而奔走，可惜没有什么结果。

这位考古学的追求者，在伦敦大学留学时，曾接受几位名教授的指导。他认为，决不能让宝贵的时间花在与考古无关的必修课程上，而应该专心致志于考古方面学术方法的修养，因而毅然放弃了世俗重视的博士学位的追求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他虽然早已离开了学校，伦敦大学鉴于他在考古学方面的卓越成就，仍然颁发给他博士学位，做到了实至名归，令人钦敬。他于1985年逝世后，一位著名的日本考古学家在追怀他的文章中说：“经过了‘文革’之后，他之所以保持了我国考古学界巅峰的地位，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致志追求

学问上的精进，不仅对中国考古学，实际上他对于中国考古学，他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，涉猎之广，是无人能匹敌的。”

自1977年以后，夏鼐在国际上接受的荣誉不胜枚举。他曾被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、英国学术院、德国考古研究所、美国科学院等国外院士。在中国，只有数学大师华罗庚和他同样获得国际公认的如此崇高的荣誉。不过数学和考古学都没有诺贝尔奖，否则他俩是完全够格的。

夏鼐曾经说过：“真才实学是立身之本。”他的一生便是一位投身于学术丛林中的痴迷者。大学读书时，他利用所有时间钻研书本，在自己的书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心得与有关资料，不但所规定的学习科目完全掌握，而且对与故乡温州有关的资料也搜集不少。据我所知，他的库存中就有极多他所抄录的叶适(水心)、高明(则诚)、周达观等温州先贤的资料。他自己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为这些人物编写专著，曾把自己的设想告知几位温州老友，希望他们来完成他的计划。他还特地邀请70年代已在温中退休的、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王祥第去北京，请他把自己广采精选的元代周达观《真腊风土记》资料整理出来，并作校注。真腊乃今之柬埔寨，周达观曾去该国工作过。不料，王祥第抵京后，因身染疾病不能做事，他无奈只得自己动手。《真腊风土记》原著仅万余字，1979年夏鼐撰写的《真腊风土记校注》达12万字，在中华书局出版。这是一部纪念乡贤的精辟之作。

夏鼐不仅对温州先人关怀、尊崇，凡与温州有关的事，也无不关注。有一次，他在北京旧书摊上看到一本英国传教士苏惠廉的著作，里面写的多是这个英国人在温州传道时的记录，他异常高兴地把这本书买下寄给温州图书馆。这本书在温州从

来不曾出现过。

我与夏鼐见面机会很少。记得1981年间，他最后一次回乡，是他在遭受十年浩劫后特意来看看故乡的变化，我曾到九柏园头他妹妹家拜访。他的妹夫徐先生解放前去了台湾，为了这条海外关系，他吃了不少苦头。但一回到温州，他仍毫不犹豫地住在徐家楼上的小房间里。当时，他谢绝所有新老朋友们的招待，但在其侄女夏瑶琴家，我的二弟远滩和女婿(夏瑶琴的儿子)在家设宴邀请，他却立即前往。席上，我和他坐在一起，交谈了很久。他细述了我们的好友徐贤修博士过去与目前的情况，以及徐博士在各方面作出的贡献。(谷超豪院士也曾对我说过，徐贤修的贡献很大，他们都是大数学家，彼此很熟悉，当谷氏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，曾邀请贤修去设讲座。)但他自己在‘文革’期间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，却一句也不提起。

夏鼐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，他对自身的修养要求特别严格，而后对他人才有所评估。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，从不赞成唯成份论，尤其反对四人帮所谓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打地洞”的荒谬说法。尽管他妹妹和侄女家庭成份不好，但他却接受她们的诚心接待，他就是这样一位醇厚君子。他一生的工作是与古文物打交道，但在他家中却找不到一件文物。他在‘文革’后，领到了补发的工资、奖金等三万元，全部捐作考古基金。徐贤修曾说他的品德和精神是孔子、基督、释迦的精神的发扬，这个评价并不夸张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，什么是全心全意，从夏鼐一生的作为中可以得到解答。

2002年10月

悠悠师生情

——忆夏承焘教授

冯 坚

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教授仙逝已有16年了，回忆抗战时期他在龙泉浙大分校任教时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1942年秋，我考取了浙大龙泉分校文学院，那时候一年级的语文课，由夏承焘教授任教。夏教授名闻遐迩，我早有所闻，如今能得到他的教导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感到非常荣幸。

开学后，夏教授给我们上第一节语文课，课题是《庖丁解牛》。这篇文章选自《庄子》，故事情节生动，充满文学色彩，寓意深刻。夏教授上课时没有带教案，他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，意旨全溶化在他的语言里。我们看着讲义，他慢条斯理地、滔滔不绝地讲述，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着，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偶而发出阵阵笑声。夏教授的声音，抑扬顿挫，说到重点辞语时，才在黑板上写几个板书，字迹十分飘洒。间或他穿插几个问题启发同学们思考，整堂课又好似在和我们谈话一样，边问边答，谆谆教诲，引人入胜。他的课堂艺术正如庖丁解牛一样地高超，庖丁依照牛体的天然组织结构，顺着骨节间大的空穴，运转着刀子，动作缓慢地下来，譙然一声，牛体骨肉已分离，牛肉块像土块那样散落在地上。夏教授讲解课

文，正如庖丁解牛，顺着文章的组织结构，层层分析，讲得深入浅出，所有重点难点都迎刃而解。

记得当时有一位同学举手提问说：“作者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庖丁技术高超，而要转了一个大圈呢？”夏教授笑着回答说：“《儒林外史》记载：“天上只有文曲星，没有文直星，懂吗？”这位同学会意了，我们也都领会了。

我读了这课书后，深深感到处世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都应该注意顺着自然规律去做，才会事半功倍，收到良好的成效。同时对夏教授的课堂艺术，如春风化雨、潜移默化，深感可敬可佩。

浙大龙泉分校有一幢教授住的二层楼，取名为“风雨龙吟楼”。夏教授单身住在这幢楼的楼上，课余或假日，我常常去请教他。有一次，我走进他的房间，夏教授正在批改我班同学的作文，见我进来，他就特地把我的作文簿抽出来，给我当面批改。记得我的那篇作文是写抗战期间初到浙大龙泉分校的生活情况，文章末了附有一首打油诗，抒发我内心的情感。夏教授看了以后，就提笔改了那首打油诗，原诗写着：“豆菜家，梦鱼虾。”夏教授将它改为“鱼虾归梦远，豆菜旅情安。”以接应下二句：“只恨敌氛恶，长桥泪栏杆。”因我家乡在东海之滨——温州，盛产鱼虾，到了龙泉分校，这里生活十分艰苦，一日三餐除了豆菜之外，别无他肴。上述“长桥”，是指龙泉大桥，为龙泉一大景观，课余我常到大桥上眺望。经夏教授这样一改，我这首打油诗就显得很有诗意，故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我到夏教授的房间，见他正在练书法，他先用淡墨水写在覆影帖子的纸上，然后再用较浓的墨水，重写覆影纸上的字。我奇怪地问：“为什么如此重复再写，是节省纸张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省纸，这样反复临摹好处多，模写原字不会走样，顺其笔势能入神。”夏教授早年临摹明代